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目錄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荆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鴈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題曲江集

書畫墁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奩集

書魏郊錄

書蜀檣杙

題養生諦言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缶鳴稿

書黃庭內景經後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書趙松雪秋興賦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書凝香劑墨

書烏玉玦墨

題寄心集

題尚書疏衍

題雙節錄

公製前錄

歐尚書前錄

歐寄公集

曹員正與墨

曹鈔香附墨

歐論心齋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

以其際會者知四千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

書後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覩吏牘。焚錯大爲民害。自是與學者多言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也。先師命世大儒。顧於民情。吏治靡不精討。見守令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覩記。不可勝數矣。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廉簡易。所至不爲赫赫聲。而上下安之。先師一得於其第

子健輒深嘉而樂道如此。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末。其推轂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焚焚而不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俞子閔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子

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

於道矣。定所俞子閔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子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感其胸。而見息則名言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讀者其亦以是求之。

書荆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宐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

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宐翁題詩花片。一時遊戲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秭林一段竒事。金夫人番馬矯矯有致。知其人有林下風也。陳氏子孫其永寶之。

古人臨書。譬之優子孟學叔敖。非必改形易貌。而見者以爲叔敖。復出。要在得其意度而已。遲宐翁之於蘭亭亦然。石亭先生詞翰妙一時。其淵源乃出於此。知世謂芝草醴泉。不必源本者。非通論也。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鄱薛彭
城梁楚以歸况士欲經世苞九有而戡萬務乃以
寡見謏聞冥冥而決事豈不謬哉鄭夾漈志地理
以水爲主挂一漏萬無足繩準一統志葺於近日
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幼輿刪繁
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
世圖譜不傳祇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寘之行事
茫茫然不知所向况并其書而末之攷乎乃每一

世圖譜不傳。祇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寘之行事。茫茫然不知所向。况并其書而末之。攷乎。乃每一省會。系以一圖。其於黃河海防。九邊海運。凡關經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問俗之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詎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區是書。惡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知所究心焉耳。

題雁蕩圖經

鴈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

詠之詞亦多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
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俛兼之。暇日同友人梁進
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
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
詠之。什附焉。題曰鴈蕩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
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峯洞。曰淨名。曰東碕。曰
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
余觀元李孝光袁采游歷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
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徃徃深阻。曩

絕。非宜其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緊絆芒屨。行一月。

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往往深阻，曷

絕。非冥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緊絆芒屨行一月，
彷彿見得皮膚耳。况托之豪楮間，而可以罄其美
哉。今圖經雖畧，而能撮其勝會，令夙覽者可以討
論其奇。臥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潘
柱史有言：鴈山有峭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峭拔
者如介，空洞者如通，雄渾淵澄者如旁行不流，意
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
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并及之。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梅花水。燕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靈丘。或端嚴挺立如正士。或縝而潤如珪璧。或廉而劔戟。或蹲如恠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而輻輳。深靜而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望之而闕天於隙。晴雨異狀。烟赭弄色。雖非閔鉅之觀。而自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真賞焉。第閣當巖腰。石障其半。且頽墮不支久矣。徃姚郡伯叙卿嘗曰。此

一移置之。庶閣之頽可支。石之勝盡出。而卒不果。

障其半。且頽墮不支久矣。徃姚郡伯叙卿嘗曰。此一移置之。庶閣之頽可支。石之勝盡出。而卒不果。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曰常。遊而樂焉。與郡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勝士。相與醵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嗜石者。如唐之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獻瑰爭奇。然輦巖巖。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未幾委棄道路。淪落草莽。徒以增今昔廢興之嘆。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

斯志者。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答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情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兩人亦不能述也。得常薙髮遠遊。未幾而歿。禿翁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憶疇昔。不任惘惘。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禿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宓。與善地。因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宐與善地因
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
不致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
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
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
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
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
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
子景能景能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鄖湖南鹽鐵

判官涓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窳語耶
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
當爲不少

書畫漫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闌珊賓客稀至讀此編
點定數十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抵近刻稗編
中本不啻霄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葉少蘊巖下
放言可敬也

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閣本東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嘗爲高流所賞識幸余見之偶同也獨傳寫失真譌舛過半合五本校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并附東坡語於後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而乏風骨視開元大曆之風遠矣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

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浣耶？昭宗累欲相渥，渥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浣。偓之爲豔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於首，令攬者知其人焉。

書愧鄰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

書愧郟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
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
古人唾餘以相賁飾而實用微矣。岳亦齋所著述
余及見其三程史金陀粹編愧郟錄是也。愧郟錄
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學者得此意。攷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
可免於面墻也夫。

書蜀檇杌

蜀檇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記。事蹟微淺。

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譌舛
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爲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
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諦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爲。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
冲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
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混爲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
其名目。適增後學之岐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
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

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

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
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
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
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
不爲患。必輕重浮沉。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
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真謂之有作。豈能
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
廢。五者廢。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圍之。噫。非出世
奇男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謙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詞林故華貴。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
甲進士若庶吉士克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
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以上異知。所遴士
不主故常。謝公與槐。繇御史改縣坊司直。至今指
摘。焚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竊出所藏。交游尺牘。
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荆川。羅念菴。五六公。
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
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
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

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

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
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
爲論公左券。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
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
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旰江。而其風尚迥絕如此。
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爾則信向靡

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爾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見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

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擅臨池之美者。十有

九人嗚呼盛矣。然吾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謙和。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卽手如懸椎。亦不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士刻而傳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書。然文一意取妍。此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且二百年而始傳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谿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時應制爲之。精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寶之。

題宋人傳燈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蹟。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

乃托之於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攷其源委。此卷咫尺中。諸祖傳燈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之顏。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而得之。自是熏修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貫穿。馳騁。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譎怪奇詭。以相夸詡。知其於實際。懵如也。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

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為刊定。如此古書為後

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
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書爲後
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
壹據宋本正之。實稅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
好事者共之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
至書此。

書方林宗墨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
置之常和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
不啻過之。豈廷珪承晏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

言墨光而不黑。固爲弃物。若黑而不光。又乏神采。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燁然如漆。適合坡公之論。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之。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谿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之約。後入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山川勝絕。何致名流欣賞如此。徹如儀部。出示善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

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
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
日當與徹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曩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
不惟風骨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
本亦自夔絕。乃知古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
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見者驚謂
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

陰王君應遴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余言求之則知善學柳下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寘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也人情喜新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

所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

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所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之覽，或不無取於斯焉。况六朝遺書，僅存者相與廣之，亦好古君子所不廢也。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散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諠。蓋志有足悲者，其爲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托於無町畦之言邪？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爲語怪之事，徃徃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

通者詭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乙未至乙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者傳之

書金鳴稿

有客過余貌古而語樸非塵中人問之知爲東陽陳汝器也出其詩賦百數十篇曰金鳴稿者雅澹纖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

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驂如

織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
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驂如
舞。自應節會。蓋矩矱森如。而跌蕩軼羣之氣。未嘗
不蔚然於豪楮間也。汝器邁性爲心。煙霞成性。非
世罔所能羈絡。故語氣洒洒。非食烟火人所可到。
少讀鹿皮子詩。清峭簡遠。負拔俗之韻。意甚愛之。
宋景濂稱其沈酣遺經。心契指要。謂片言可盡也。
而亦系籍東陽。汝器豈其苗裔耶。審余則汝器家
學。更有在詩賦外者。惜余衰未能盡扣之也。漫書
此而歸之。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舊黃素書。或以爲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黃庭尚在。可疑。況因黃庭。又及內景經乎。唐人臨倣。率用黃素。據此以証。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玄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爲楊義山書。亦屬臆決。余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太上內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秉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

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畧近之。何必

如秉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畧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眩聾瞽耶。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畫家首人物。山水花鳥次之。以人物寓意於法。誠非餘畫比也。此卷傳爲任彥升訪阮孝緒圖。史言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樹木環之。彥升偕其兄訪之。望而不敢造。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欽服之至矣。孝緒自嬰年。能讓遺財百萬於姊氏。隨父之湘州。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平生砥節如

此其爲名流所景仰不虛耳。畫不著作者姓名。余觀唐宋工於筆法。至元人獨以韻勝。而前人筆意盡矣。獨子昂不失吳道子李龍眠遺意。此卷精緻簡遠。當出子昂無疑。尚俟識者定之。

書趙松雪秋興賦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摯。爲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氏下筆無一點塵氣。而古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

豬之誚。觀此賦。迺美俊逸。而中藏鋒鏑。凜然與秋

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
豬之誚。觀此賦，迺美俊逸而中藏鋒鏗，凜然與秋
色爭高。儻無此胸次，雖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
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盡古今書同一關紐耳。朱民
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寶者。子孫其善
有之。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啓南秋江待渡圖。朱民部所藏。自其大父一溪公
而來。不啻百餘歲矣。啓南畫於北苑，巨然諸名家
無不撮其勝而奄有之。此卷落墨皴點，氣韻生動。

觀其懸崖斷岸。江流逶迤。橋約參差。雲烟變滅。無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片天機發之。如身坐扁舟。出沒於巒容川色中。令人應接不暇。真明興第一手也。昔人得先世一畫扇。輒緘藏之。時出爲感恩之助。民部以此索題。意亦猶此。非獨楮墨之玩而已。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聖賢之有言。豈得已哉。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已。而冀人共行之。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譬之豹

澤於南山之霧。而其文卒爲國器者。不可揜故也。

於已而冀人共行之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譬之豹
澤於南山之霧而其文卒爲國器者不可揜故也
後世道之不足而有意於文組織綺麗張虛駕誕
非徒無益將有簧鼓人心而助之亂者上下古今
相習爲之而莫指其非良可嘆已余友晉庵楊先
生心游聖真學窺理奧曩者黻纓梧省抗疏 楓
陛不一二而足是時權姦斂跡忠良伸氣跂足太
平者孰不屬望於先生未幾爲時宰所螫卷懷而
退乃以其所蘊公之鄉人如義學社倉助婚平糴
以至修學築堤無不曲爲之所而敬老興學爲作

人善俗計者。尤拳拳焉。見於山居功課者。累千百言。大氏余之所謂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已。而冀人共行之。其游言枝詞。把翫一時者。皆絕不爲然。而敦龐秀杰之氣。亦自有不可揜者。信乎爲有德之言。非虛車比也。昔孔子以言行之枝葉爲世理亂之候。先生當華繁實寡之時。獨能言必以道。如谷之療饑。藥之起疾。鑿鑿乎無高虛凌獵之敝。然則反樸還醇。爲世道賴者。終屬之先生。奚疑余故表而出之。爲讀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余故表而出之爲讀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柳柳州謝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語締構妙絕窮情極態識者謂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余友黃君貞父寔似之讀其南遊詩記長於摹寫不離本色其體物也如雪舞巖林隨形宛轉無象不得其摛詞也如春在郊原氣色照映綵繪奔赴蓋其情景靜默意與境合卽巖巒谿谷之間悠然會心有人外之致非偶然也君旣負絕人之才復饒濟勝之具冥摛遠詣得之真際自應罕儔

卽與柳州康樂相方。駕奚不可者。或言盧遨向長。皆枯槁之流。背羣絕類。恣其遊歷。君方敷歷中朝。爲世所倚。而放意泉石之表。抒寫烟霞之趣。無亦異乎。余謂不然。昔謝公出處之間。忘懷任運。雖其經營大業。不廢運籌。而觀者識其捨鼻顧眎。皆寢處山澤間。儀古之偉人。類不可以跡求也。如此是編詎足槩吾貞父。然跡其筭造。觀於風調。亦足以滌其煩襟矣。

題錦研齋集

錦研齋集。友人鄭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

題錦研齋集

錦研齋集。友人鄭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節金陵。采江山之俊勢。歷豐鎬之形勝。觀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青溪九曲。紆回而不返。丹崖千尺。嵯峨而橫立。斯亦攬結之名區。品題之絕境已。君伏軾而遊。搖筆成詠。紅英雜沓。對疎雨以畝春。黃鳥間關。結流音而將夕。抑或名寮聯轡。益友班荆。撫金石而論心。聞驪駒而執手。於是詠歎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詩作焉。據其匠思幽妙。振言清遠。弔古興懷。則有感而無憤。晤言因寄。則雖

適而不流。卽符采驚人。鏗鏘滿旺。而緣情綺靡。一言可以蔽之。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雖才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情盡。鏟支蔓。成一家之言。致足術也。取君之作。雜是集中。不復可辨。竊謂世之秀氣。鍾於雋人。其色舞於須眉。其聲動爲比興。天之所與。若或相之。以彼染夏。而爲羽猷。刻玉而象楮葉。縱有似焉。相去遠矣。余愛君材美。輒倡同志。叙而傳之。若君之爲人。以嗇神挫銳。爲宗。應機靈照。爲用。淵矣。覆矣。乃其英辭逸響。琅琅然。戛雲

璈而凌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靈照爲用。淵矣。覆矣。乃其英辭逸響。琅琅然。戛雲
璈而凌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書凝香劑墨

梁供備使張遇。以墨名家。所製爲蟠龍鱗鬣。悉具
背書。張遇麝香四字。其墨香徹肌骨。磨斫至盡。而
餘馥不散。其異如此。卽廷邽墨。有以四和名者。意
亦取此也。汪君深源製墨甚精。奇芬鬱然。李太白
詩云。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余因以凝香劑目
之。君墨出灰池中。而旬月耳。而已能如此。日久膠
定。與李廷邽張遇何異。乃書此示觀者。令知其非

凡墨比也。

書烏玉玦墨。

徐鼎臣云。幼有李超墨。長幾及尺。細方如筋。與弟楚金共用之。日書五千字。十年乃盡。邊際有刃。可以截紙。非至堅且精。何以及此。李有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余得汪君善墨。以烏玉玦名之。蓋置汪於廷。邽父子間也。君尚益精其技。勿俾古人得專美也哉。

題寄心集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
砭。以壹歸於正。卽其懇款切至。要必和平溫厚。婉
委而有餘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也。後世詩
與性離。波委雲屬。祇以爲流連之資。而六稅之義
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閔事憂時。動關國體。世推詩
人之冠冕。良非虛語。樂天雖晚出。而諷諭諸篇。直
與之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一齋陳子。通五經。
尤長於詩。易觀其伏羲圖贊。毛詩古音。槩可見已。
其爲詩。無非風人之遺意。言非有爲。不發於筆端。

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廢疾蓋三致意焉其
溫厚爾雅動物感時而無所容懟此與子美樂天
何異讀者以此求之庶可脫近習而還三百之舊
觀若與時輩同類而共觀之非所以論一齋子矣

題尚書疏衍

尚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
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
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蒼素真後學之
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

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昔嚴

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昔嚴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苟通五經而履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意駸駸未已也。夫挾其有餘之才。以驚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後止。則將安所稅駕哉。自今戟影金陵。忘懷息照。與余共游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我也夫。

題雙節錄

易言乾剛坤柔。而於坤則直以臣道。妻道屬之。然

共姜之矢。死李姬之存。孤徃徃出百死一生。明夫
 義於天下。此豈僅僅一柔順之人所能辦哉。嘗觀
 易之用柔者。莫盛於大有。小畜同人。升巽諸卦。聖
 人必揭剛之一言發其端。大有曰。其德剛健而文
 明。小畜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同人曰。柔得位得
 中而應乎乾。升曰。柔以時升。剛中而應巽。曰柔皆
 順乎剛。是以小亨。聖人亦知世路之風波。人心之
 矛盾。非柔不足以濟矣。而行之卒。賴於乾。故又曰。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居恒則無非無儀。弢幽

閑於中饋。處變則刻情勵行。表疾風之勁草。所謂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居恒則無非無儀。弢幽
閑於中饋。處變則刻情勵行。表疾風之勁草。所謂
動與時偕。道並行而不悖者乎。彭澤王君自起部
出守桂林。濱行出此集相示。蓋二母之大節士大
夫所謳吟叙述者。班班在焉。余爲歛衽而作曰。此
非內懷茹鐵之心。外負凌霜之操者。其孰能之。世
以節名者。類不乏人。或溫厚有所倚籍。或中外有
所憑依。如二母婺居多者五十有五年。少者二十
有一年。殫心將母。赤手撫孤。卒能使二世之遺胤。
名成身立。爲世聞人。殆天所篤生。爲王氏門祚計。

非偶然也。嗟乎。霜露未改。大痛去心。囂埃載途。風
檢罕樹。乃能聳喬柯於清漢。挺貞蕤於幽谷。然則
坤之永貞。唯二母當之。故余謂爲坤之乾柔之剛。
女中之丈夫。奚不可也。嗟嘆之不足。輒不揆而叙
之首簡。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邵孝子傳

叅岳彭公傳

叅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余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朱方伯傳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陳木山公小傳

楊孺人小傳

汪君民望傳

鄒安人傳

曉衣入耕

田孫男娶

遊瀛入小耕

刺木山入小耕

入耕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



十六日 蘇日園圖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有貞敏公。擢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請坐講。爭之弗得。弃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國朝。凡數傳。好德而文。不墮其家世。至常寧令鎧。字正功。幼穎慧。書一目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

與同邑劉朱馬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及也。然三人率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公僅需次起明經。顧弗以自菲薄也。謁選時。或風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挫節以苟功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寧令。甫至時。徭役平稅。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臺使之桀。驚者當是時。公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去。其去常寧

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去。其去常寧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迄今謳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孺人卒。涕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葬也。其事後母熊也。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契其說。師大奇之。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而省試。顧不利。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得判濟寧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

晉雲和令雲和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
單騎往諭民恐失公咸摩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
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田以一切治辦
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還
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圖繪鼎彝之屬奉
常寧公憩其間二三同志共焉弟布衣泗字起東
公同母弟也少受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羸目幾
不能視輒弃去以筋力織嗇理其家日馳田間必
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側侍教公以所不知

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側侍。教公以所不知。公應答如響。驚曰。吾行縉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衣郎乃爾耶。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鉏之業。乃驟起。歲大稜。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孤不。收喪不舉者。雖屢賙。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食鮮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盱司理。請見。跳弗應。疆見於家。卽所校士。問薦者。譏弗敢知。邑。

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恚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解。蓋公質直。時面刺人過。而胷腑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忍訾。亦莫爲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後。不難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人翕然推爲長者。大氏蕭氏父兄子。姓仕不滓。公歸不困私。外精其業。內完其行。一鄉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

愧不及也。世病其推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愧不及也。世病其推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遺些焉。今常寧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爲綰帶交。所切劘而掖之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爲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

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子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謫黃

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膳黃
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
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
歸奉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

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徃徃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

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
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
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
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
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
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
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
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
非平允。詳慎務廣。太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
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
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敝竇不
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
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
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苟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窳。獨斷於是非。襍選之中。抗色於傾

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
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
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
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
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
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
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

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

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且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黼，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

朗峻音吐如鐘。髻鬣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
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
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
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啟以贄。終身師
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
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
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
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
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

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

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溯源模範不忘羹墻曰思師錄溫國旣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

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

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
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
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
奪。而處父師間。闇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
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
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輒。
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拾遺文。畧無放失。而
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金光祿傳

金光祿。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

以德厚聞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駙馬王公幕
中從守濠州閔良家子共戍者當世沒爲兵也驟
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千人萬全公齒德
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孝友著
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
人之厄昇襯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
達多計畫奉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轂以百數
卒徙淮陰曰淮縮南北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
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

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
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閩險阻勤劬。
必以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
形骸耳。疇非先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
自婚娶游辟雍。視與三子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
旁。終無成理。首捐貲。卜地聚族以營。旣闢址而堂
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塋
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
侵時。出重糶。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

者。先是鬻宮圯。愴然若痾於身。捐橐庀材。爲義者。倡自是。廟廡渠渠。弦誦勃興。青衿嘖嘖。歸德矣。一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顓趣利而去義。直挈餅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嘆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垢。乘不期。驪褭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其爲名流所企羨如此。居恒言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吾家自仲善公以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若猶子。卑禮厚幣。延四方名士。各受以經。幾有成。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爲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

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爲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
也。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瞻就。而一
與投分。終身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
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
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語具狀。志銘不
具論。

太史氏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
田而不能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
矣。而未遽滿其望者。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

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其所贏多矣。尋有食其贏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儀。曰庶。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棠。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肇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焉。

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

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

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粟齋參軍授毛氏詩業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卽令之手紉衰絰而衣之終三年不內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眡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而念子甚孝子譬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藁葬郭南旦必往省眡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櫬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畚鍤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卽

安奉寡母極志物之養。昕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飢必在側。終婦身三十年未嘗對桮食也。婦歿諸妾媵供事少不當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羣望而禱。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矣。寢苦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禮也。乃公其一稟禮經。母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恒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

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

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沒草萊者。且百年。求得其壙。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夭。妻夏。又以節死也。拊循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托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公之爲餒魂也。季姑適劉。而天。爲經紀其家。倚辦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屈。海陽人言曰。曷觀邵孝子。不匿財而卹孤寒子。

孫鷲起爲顯官。文學行誼。衿帶郡縣間。固天道哉。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口孝義。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毋以我故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每規之曰。諫議。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毋捨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額。樸貌而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槩。善談論。大氏自奉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
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逡逡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
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
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醇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
得久而不廢耶。曩攬觀蘭臺東觀所撰述。見高
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
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

其志非緣飾而然。顧一真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緒言。得孝子之事。爲覈。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史者采焉。

參岳彭公傳

參岳彭公。有讀丹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綽約如少壯。屬纊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已。至歿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媿於生。

已至歿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媿於生。
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叅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
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
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
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在所尸祝之。
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
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雋聲。嘉靖癸卯。薦鄉書。
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
數困公車。以母老。請署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

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
亡所不躡揭陽困圍城者索月民恐欲棄去公募
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
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
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壬戌
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
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
不下數十人盡扶掖之令有立服闋擢戶部主事
董潞河天津倉公鉤覈精審塞其旁漏卮而稍寬

其內所行多著爲絜式巴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

董潞河天津倉。公鉤覈精審。塞其旁漏卮而稍寬。其內所行多著爲絜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蠹。抑強宗。郡無留獄。姦人斂手。而自奉顧約甚。嘗嘆曰。絲忽皆民膏血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劾相。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卽其地拜憲。副進叅政。時議大征八寨。徭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儻藉爲功伐。非所知也。幕府斂容嘆服。卽以督餉紀功委焉。旦夕顛筭兵。

食事而叙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
全活者甚衆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
人子。梭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柰何重困我民
也。裁其橫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
矣。公聞遽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
書談道而已。歸橐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挈以衣
食其昆季。卽突煙冷勿卹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
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敷歷政蹟甚
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
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

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有法。務以自愉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而清真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郤飲。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歿。丈夫子八。而最先發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

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薊子訓仕州郡。拜郎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眦軒轅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覈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

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之內參岳栖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覩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寧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輒瞑目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二載而

遍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

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三載而
遍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
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
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雋聲矣。偶夜獨坐。
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
丁巳。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
慮數百人。講誦咏歌之聲。昕夕不輟。淘汰俗芬。洞
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
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
爲弟子。願終身稟學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

辰成進士。觀政禮部。孳孳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諭士民。聖諭六言。諸所擘畫。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爲急。適海寇曾一本爲亂。閩廣會勦。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齟齬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丞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澌糜風之。摺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覈徭糧。

在我始至。大持漕。糜風之。摺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覈徭糧。
利敝所繇。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
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民多溺女。嚴禁之。且給
倉穀爲助。諸政蹟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
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餌公相知者。推挽百
方。公謝不顧。乃陞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
刻日錄六卷。共爲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
亥之任。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
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旨。

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傅給事驚相心腹
 也為舖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
 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傅
 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
 竟被誣去職癸未驚相歿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
 才周都諫王御史咸舉公名勅下吏部行南部
 院會勘臺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
 意實無他過端奉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
 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

矣而會 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

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矣。而會。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爲非。是被劾去。公據其疏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乙酉夏。旱魃爲虐。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慎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

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嘆公起自岩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祲，粟翔貴，公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卽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寅起南刑部，陝西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母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疑獄悉聽讞焉。僚友若鄒南臯、陳蘭臺，暨一時名士，仍會講興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

士仍會講興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以爲實錄陞廣西驛傳道叅議兼僉事公雅好嘉山水聞粵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姪德果上祝融峯望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會仙橋宿圓明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州

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
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
及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
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卽遣去或違期久
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寇若瘴復苦之
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
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
吾所收安有羨也卽以原封給之撫按間語公曰
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汰之。乙未五月。賚表入。賀歸遊泰山靈岩九華
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
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高皇帝論學常言
虛靈二字。蓋已開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
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高皇帝虛靈之
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
有及此者。爲嘆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
先是徭獯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

保甲法得其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姑班十六村而居山黃峒輒勒卒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土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劫恣行州官中流矢幾殆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韋奎莫之厚羅謙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爲良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兇慄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遞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

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遞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効力能使風聲感動姦宄救寧賢於十萬師遠矣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臺會疏以留而會有忌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嘗閱二氏書以自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

坐凝神。究竟此道而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
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
衆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息。歿則痛哭。
親爲調棺斂。於其弟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
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卽
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
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
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寧吾神。冠帶沐浴畢。
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

德淳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

德淳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贊曰。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信哉。余至海陽與黃公聚者。浹旬日。意孚神洽。充然如有得也。公謂大如曩會。天真時至。是信力彌堅矣。然夷攷公吏事。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古言名理不綜於冉季。政術不兼於淵騫。則如文成公者。何如哉。公得之緒山。緒山得之文成。其淵源深遠矣。

參知李公傳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

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歟。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汲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廩然書諸牖。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

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

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
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
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
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
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
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
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
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
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
爲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學

益遂嘗曰孔子母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母意卽千思萬慮皆
母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
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
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
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
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
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
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

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

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亶亶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繫令。嘗夜夢蛇巾身者。二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

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
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
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論
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溝壑。
是我爲盜竽。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
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
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
時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
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

功。恩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

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

功。恩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
邑治。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
謀也。晉雲南左叅政。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
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用兵久。疫厲大作。則
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柩者。官給之。至
八百有奇。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
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
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篋中圖書
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構朋來樓居。

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蒸敦
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
減筭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
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
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旣卒。士民奔
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
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岩。復

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

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岩。復

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三卷。母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著。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鬻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姍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蓋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矣。

洛南公傳

公李姓。諱玳。字文玉。別號璞菴。仕爲洛南縣丞。於

洛南公傳

公李姓諱玳字文玉別號璞菴仕爲洛南縣丞於
是鄉人稱洛南公云以子延康貴贈監察御史然
人不稱御史而稱洛南公公弗以子重也先世潞
州人考諱翥令安定有治蹟邑士民祀之名宦祠
配王氏生三子季爲公早失怙爲母所奇愛年十
六母病革念其幼密與之百金公泣拜受已納諸
兄曰慈親所賜玳曷敢私人已占其器識矣讀書
善屬文十九推擇爲博士弟子連試高等而於省
試輒不利久之貢入辟雍嘆曰吾不獲逞於制義

命也。得一職及民於願足矣。謁選授洛南縣丞。至令以訟罷去。部使者才公檄攝縣事。攝二年。新令至。又以訟罷。公再攝。先後一切治辦。士民靡不謳吟公者。有五韙四善之頌。流傳藉藉。上賢而數旌之。曰令不稱官。而丞乃爾。爲政不在人耶。居恒不以秩下自菲薄。繕樵樓增籩豆。事事勤。毖衽席。卑赤而法吏之舞文者不少。貸會郡有徵。麇臍額以外者。公力爭曰。民不可重困也。乃止。劇盜張繼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

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

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練士數十人前薄賊縛其魁衆乃解散境內一清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銓公業倦遊喜曰乃今得還吾書生矣卽拂衣歸公爲丞有廉聲閩隆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訟必兩造俱厭從容爲輕獄以報訟紙贖緩秋毫無所入歸橐枵然諸子幼躬秣蔬自給日課其子誦讀入塾先授小學曰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非第爲梯榮計也暇輒舉鄉先輩之賢重者爲瑱

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卽圖歸曰吾巖居日
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蹟爲平生大觀然老而
久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爲社以觴詠自娛
聞人之善樂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
宋太守慎許可嘗稱之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
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馨延康延齡延馨登
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西副
使延康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史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

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

史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人主休采。以喬木聞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涓涓。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川。而灌溉九州之半。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原。芝草無根。而欲以槩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峰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之王母也。父太守空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歸。是時舅蚤世。姑持家。秉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

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生子僅五齡母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撫孤辛苦及壯今棄我而逝儻新婦復以身殉致媪撫再世遺孤殆速之斃也且媪所不卽死間關百折而不易以撫其六尺區區殉林氏一杯土耳今一旦門戶絕矣於是日夜撫其孤而號姻黨更相鐫諭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笄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室不踰閫尺寸歲時伏臘卽家人罕睹其面居無

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笄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室不踰閬尺寸歲時伏臘卽家人罕睹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哀得末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髓脩進之伺所欲不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姑出授子讀屬強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未亡人所可從頌死者獨是子在篋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迨十七鼓篋鬻序與諸生鴈行矣益鍵關督之學旣壯舉諸孫而後喜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爲家人畫生計執絲枲撰酒食力賦稅省種穫督任

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垂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母行。議以貞節。聞旌之棹楔。母聞之厲色。謝子姓曰。吾所爲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柰何藉此以徼名。若輩休矣。坐是終母之世。不敢議母。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爲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母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曆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溽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

淫淫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

年季子溽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
淫淫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
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絕水漿不食母許
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舉子以延若
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
許察女意決日與同臥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
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
命未許也一日悽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
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爲摩其頂曰嘻此
嗣子耶強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嘆

曰。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禫除。遂絕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爲。日引水盥漱。或連軟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爲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而盡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皎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

一以宗祊爲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眡感慨。

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一以宗祊爲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眡感慨。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史俟采風者觀焉。

孝節佘母方氏傳

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而佘爲著姓。自梅莊石泉兩公以來。世以惇厚任。卹聞逮永寧。一意問學。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契寤深矣。一日語不佞曰。非王母永寧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有源本哉。爲作孝節佘母傳。

母方姓與侂同爲歙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未兩帀歲也而歿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橋侂君鉞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歿鉞母乃迎歸以童婦畜於家又二載乃婚母性敏色莊率所爲皆從儀灋故去其姆傅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穉去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君單子輒飾媵以進爲廣嗣地已自舉二男一女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病矣旣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爲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

病矣。旣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爲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遺孤，靡所托也。其柰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慟對曰：欲蚤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矣，敢不勉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苦風疾，旦暮扶侍奉湯藥。爲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浸成立矣。母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寧已。又舉嘉寧。母輒喜曰：天乎！未亡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

橋像哭之哀。一見永寧，跪相哭，則止。及永寧舉子，元卿則又益喜。永寧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魯川曹大令。復所楊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欸之，重觴累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已未聖，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

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

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齋居。蔬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寧。諭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豁然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邁。月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無䟽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覩其笑容。

於家人子息輩有違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
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風清冬日燠衆
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怡怡然忘其老也蓋孝
事舅姑者閱三紀嫠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
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之節孝坊萬曆戊申春仲
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
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
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

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

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以孝。殉夫以節。教子孫以慈。廛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母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濬縣人。生三子。長三錫。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瑋。以太學生爲沈丘簿。濬故魏地。俗好馳馬擊筑。蹴鞠探丸。曳

純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戇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一交遊。一讌設無敢專者。日手脩滲而勸之食。偶睨竟餐覆器。乃退。稍不懌。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間負病晝夜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

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觚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

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
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觚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
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
毀支骨瞽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之食曰禮水
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乃
數粒而粥日夕苦塊間削哀襄事一準家禮至廢
著而庀喪葬無卹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
不內者踰六載遇伏臘祠蒸若兩忌必夙興潔粢
盛以祀率其配變服雪涕侍日昃乃止果蔬出必
薦而後嘗卽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書籍陳

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瑱規。頃長公以循良鵠起。而弟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聞用。孝子教也。遇人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黨故舊。多以孝子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決別。未幾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言動。絕無敢慢與惡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臺察旌之。純孝至舉。以勵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尚。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

孝至舉以勵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尚。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任真履恒。出乎天性者。未易臻也。國初以孝行上者。不可縷數。徃徃撫奇以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高皇帝悉斥不旌。如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恒。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而僅以隱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者。流澤衍於後今。天子嘉與循吏。褒崇其親風。

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嗟乎。孝子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父疾。衣帶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母也。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內行醇備。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言。塾師爲遜席婁矣。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售。乃慨然嘆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裹足里門。爲此拘拘

者。爲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

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暴足里門爲此拘拘者爲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公亟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率理窟以故發爲詞章又一出而詘其曹是時覺卿名大噪京輦間矣而不售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覺卿之材足稱也覺卿歸而卜築駐蹕之麓蓋其山爲非高皇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咏其中盡出篋中書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璧斷戟摩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

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亮非不高。猶借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爲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判官。乃曰。吾游靈丘勝壑。屐齒幾遍東南矣。茲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供我挾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雅。就以質疑問字者。屢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渡江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糈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

辦。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

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
辦。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
折節禮之。觀察李文軒、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
卽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寺。恍若舊遊。
然扣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
之。覺卿篇咏雖饒。曹事不廢。然忌者不謂善也。坐
是投檄歸。昔知古識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宣明之
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蛇。里人
多目攝之。乃性無城府。重然諾。嚴取予。每輕貲以
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卽目攝者。久亦與之親。

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
鄞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
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
涪，惟修祖塋，令其高敞，蓋覺卿之意遠矣。

朱方伯傳

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四人，余師耿恭
簡公、顧兩公、方伯浣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
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歲乙巳，
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

康侯稱才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已酉庚戌連

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康侯稱才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已酉庚戌連舉上第。緘書以家乘相示。則方伯公之志狀碑表在焉。謂余嘗忝館職。請爲之傳。俟國史采焉。公朱姓諱軫。字汝衷。浣桂。其別號也。世樂平人。有顯卿公者。卜遷楚。繇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鐵冠丈人。荷鍤止耕。九世其興。乃攜家過蘄。經團坡村。見老子戴釜而來。驚與兆合。因定居焉。蘄水有朱氏自此始。歷八傳。至封中憲一溪公。配姚恭人。生公公。生而凝重。勤問學。顧小試。數不利。年三十。未補第。

子員而仲弟業推高才生餽學宮矣。一溪公意以耕讀分督之。非公志也。刻厲彌甚。夜誦不丙夜不休。會鄰有巨盜比屋奔竄。公手一編自如。寇來去竟弗知也。其顛篤如此。壬子選應省試。舉第七人。先是有狂生擲掄公者。公得雋。輒媿匿。公詣門謝。了不爲意。時以雅量歸公矣。明年癸丑成進士。授行人。丙辰選南京廣東道御史。辛酉晉常州府知府。甲子晉陝西副使。丁卯晉雲南叅政。庚午晉浙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人艱。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

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
人艱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
使忤時相意謝政歸踰十有一年戊子公卒公爲
政寬與嚴相輔而行寬於編氓嚴以警墨猾吏而
提衡其中豪以上始爲行人卽留心當世之務輶
車之四方必采問謠俗賢豪長者若民間疾苦皆
籍記之以備考南臺前後章數十上悉關天下大
計語載疏稿中市有猾魁爲良家子害因緣窟穴
公嚴捕正法而黠黨散鬻敗者苦貴人抑買若不
償直者有之公署籍爲令而物價平沿江多劇盜

游徼利其金。率縱舍去。公移書讓備兵使者。若守
倅令尉及介胄之長。亡不人人惴恐。爭獲盜自効。
而萑蒲寧時稱名御史。無踰公者。守常值兵燹水
潦後。雄富郡浸爲殫竭。公以節儉風之。減一切會
贄。交無旅幣。讌設毋過十簋。酒數行而止。屬邑相
誠勉。以清約爲規。至邑。長吏註誤。公必暴白其事。
得解乃已。士民婚葬。一節以禮。平亭疑獄。舞文者
不得下。上其手。或麗大辟。案定輒太息曰。吾爲之
求生不得矣。寧忍其求死不得哉。囹圄薦麋條具。

以時祝頌之聲盈園扉矣。去之日。郡爭立祠祀之。

求生不得矣。寧忍其求死不得哉。因囿薦麋條具。以時祝頌之。聲盈園扉矣。去之日。郡爭立祠祀之。在臨鞏。至輒城金川。儲糗糒爲防禦計。無何。西羌闌入塞。公出精騎扼賊衝。自持短兵接其後。所傷殺捕鹵過當。虜駭遁去。繼犯靖。虜弘化。公設奇火攻其營。虜復駭遁去。事定。天子賜金幣以勞。關西人語曰。儒林中乃有頗牧耶。公尋念兵興而餉不繼。爲大患。坐史胥與墨吏通漁獵。其中爲窮治。姦狀論如律。耗蠹一清。諸興利釐敝一與。常臨鞏同其發銀場之乾沒。釋犴狴之株連。功尤著。民益

用大悅。謳吟載道。再起浙右。轄會鄉權。相有父喪。公以兩吳。縑唁之。相銜易已。公知不合。即解組歸。不顧也。為人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孝。聞於學。一主力行。務以挽世。儒空譚之。敝而不為。門戶居鄉。好行其德。如義田。義館。義丘。賴以濟者。不可勝數。晚更好道家言。赤書紫文。多手錄。而研味焉。其所得未易測也。公生適符。鐵冠九世之占。生前三日。異僧止於門。告以當產貴兒。及公生而僧化去。噫亦異已。所著有家訓二卷。疏稿四卷。周易素隱六卷。

歸田雜俎十卷。行於世。生子二。長期至。甲戌進士。

異已。所著有家訓二卷。疏稿四卷。周易素隱六卷。歸田雜俎十卷。行於世。生子二。長期至。甲戌進士。官河南懷慶守。次期昌。卽康侯。蓋鵲起未艾云。

太史氏曰。公世樂平而徙蘄。分宜若江陵。皆有桑梓之誼焉。欲有爲者。孰不麗之以就功名。獨公超然一無所緇。其志遠矣。語云。崑嶸無松柏。乃泰山喬嶽。壽木奇卉。且紛錯其中。所培植者然也。公巖巖大節。植本厚而閱世昌。蓋公不盡其羸而遺之後人。固天道哉。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士君子篤學修身蒞官服政有風軌卓然雖去之
百年而人猶欣慕頌說不置者此未可泯沒已況
又有步武之賢邁起而光大之奕奕乎久而彌章
也宜哉頃廬陵郭公在南臺爲名侍御遡厥世德
代多聞人郭氏先自其邑麻岡徙焦塘再徙橋東
遂稱鄉甲族至省齋公以仲子廣東潮州守貴封
刑部主事里中推爲長者其伯子則湖廣永州司
理公淮也司理公字達遠別號東泉天性孝友事
封翁能養志嘗遭家難封翁爲人所齟齬公甫弱

冠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策名當立糜耳

封翁能養志。志嘗遭家難。封翁爲人所齟齬。公甫弱冠。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策名。當立糜耳。於是刻勵下帷。以亢宗自矢。亡何以經術補博士。弟子高等。餼於庠。先是仲公登賢書數歲。公始舉弘治辛酉榜。同計偕者再。乙丑仲公成進士。公乃喜曰。吾兩人幸樹立。令親意稍發舒。肆侮者媿伏足矣。遂謁選。得四川忠州學正。以文行課士。去觚角黜雕琢。日與士相親。驩所爲成就之甚備。其不能舉火。若授室者。多捐俸助給。士心翕然歸之矣。正德丁卯。穢直指廉公賢。聘主關中試。公偵知權

闔挾內重。囑監臨以猶子中式。先期稱疾辭不往。已事敗。戍簾以內官人莫不服公之識。旋晉福建延平府推官。視南平。將樂兩縣事。躬自節約。積羨金二百餘。出以新延平先生祠。其知所重如此。尋以封翁艱歸。公除授湖廣永州府推官。公前理閩。讞斷精覈。有能名。當事以疑獄久不決者。屬之公。一訊得其隱伏。獄無不立竟者。東安邑有劇盜。每行劫。輒畫梅其家。示莫測。人無能捕者。因號一枝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隣邑又有以一枝梅

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潛納盜。

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隣邑又有以一枝梅
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潛納盜
賂出犯者行劫而仍畫梅惑視聽爲解脫地耳直
取禁人與盜分詰卒吐實如所料立置之辟盜往
往逃去之他境輿情悅服兩造之庭不移畧而閭
如矣祁陽在深山中有巨蛇黑質白文者日嚙山
氓十餘輩人人惴恐無敢捕者公齋沐禱於山靈
明日數巨蛇無故斃山麓中民歸德公精誠所格
此兩事楚至今傳爲神明之理云後仲公任潮州
守季公復踵起名于世而公不調者十年嘆曰吾

以事業付之諸弟矣。上書移疾歸。或問其故。公笑曰。人固自有志。吾偶倦游耳。婆娑園林。夷猶杖屨。又十餘年。乃卒。生平豁達。不問家人產配。豐孺人安成比部公姪女。精勤工治生。累積纖微以佐之。公弗問所從也。公爲廣文時。勤于教理。官時勤于政門。以內譏防約束。唯謹。臧獲等不愆于度。則孺人之力。總之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故子幹稱名士。延及曾孫一鶚。起家進士。爲名執法。勲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哉。抑亦豐

孺人澤也。

法勲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哉。抑亦豐孺人澤也。

史氏曰：設科條，敦行誼，以材一方之士，精讞決，釋無辜，以信天子之法，治有出此者乎？而公饒爲之，至遠閹豎，誅暴蛇，其事尤傳於時。夫絕遠權勢，洞見事始，其膽智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而世多以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畧焉。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曩弘正之際，江右廬陵望族，推郭氏最著。封翁省齋公生四子，伯仲季並起家科甲，冠冕一時。伯子

東泉公爲郡司理。余別有傳。配豐孺人生兩山公。諱榘。字直夫。別號兩山者。以所居前山兩峰並峙。特取以自署云。公幼奇警不凡。且當家世顯融之會。豐孺人督誨更至。公愈益感奮。於載籍靡所不涉。手自丹鉛。其書滿家矣。補郡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人擬驚人之鳴。顧數奇。至六試。幾入彀。而格者再。識者無不惋惜之。年四十。連丁內外艱。讀禮罷。遂有簡薄名場意。而雅好稱詩。創別業名尋樂園。庾家藏書畫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咏。與安

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峰二守公相唱和爲

度家藏書畫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咏與安
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峰二守公相唱和爲
適已又厭去擇一樓閉關吟諷幾二十年已又聞
鄒東廓劉獅泉尹湖山諸公皆一時聞人聚友講
學公從之游窮晝夜不示倦色又善音吐廣坐中
評駁學術援證古今纒纒如也於青原鶴湖無論
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陶陶然吟風弄月
之趣其所得于師友之磨礱陶冶者深矣他篤行
高誼好予樂施族貧而待以舉火者遊商困乏而
借以助資斧者歲大饑鄉民幾溝壑而賴以貸粟

施糜爲生活者。先後種種不可縷數。劉獅泉嘗謂人曰。兩山精神朗豁。學問淵邃。種德凝厚。其必克昌歟。後哉。今公之孫一鶚。中賢書第二人。成進士。爲名侍御。事業方新。里中轉憶獅泉公之言。推其識鑒不虛耳。元配胡孺人。爲里中名族。生贈文林郎。卽侍御公父。孺人潔齊有志操。而不爲妒。以故兩山公獲自寬。媵侍序進。而至共養尊人。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馭臧獲。終歲不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閨。嫁遣資裝必飭。公覩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辦。而里族之頌孺人賢。

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閥。嫁遣資裝必飭。公覩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辨。而里族之頌孺人賢者。更于是盈耳矣。

史氏曰。近世教法不修。士之學行世其家。如漢之袁楊陳荀氏。其操義風槩。足以感人範世者。鮮矣。郭氏傳緒寔遠。名位不甚顯。而忠厚禮義。世世不絕。余以謂廬陵之世家。有以也。今侍御公步武先世。駿駸柄用。然其承傳于祖德孫謀間者。非兩山公孰開之。卽陳羣荀爽致位三公。而淑與寔蓋爲之。權輿故曰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余爲

詳叙之。亦彬彬然郭氏文獻之林已。

孺人鄭母鮑氏傳

鄭君之槃。纂其從母鮑。孺人之行。屬余爲之傳。曰。兩弟幼而未能以請也。鄭君雅與余爲文字交。知其語不虛。輒爲詮次之。孺人姓鮑氏。系出棠樾。爲邑望族。父號默庵。母陸氏。生孺人。十有七年而歸。鄭季公濬。孺人幼莊淑。極爲父母所憐愛。生素封家。其歸裝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鮮美爲容。而孺人絕弗尚也。居恒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

操。事季公琴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曜之

絕弗尚也。居恒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
操。事季公琴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曜之
風。是時孺人年少。在諸婦行輩序最後。姑許太君
性嚴肅。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庭以內事事當
姑。指姑爲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賢內助哉。卽諸長
婦亦莫不嘖嘖曰。新婦賢。交遜之已。季公挾計然
之筴。游維揚。鹽賈中。以誠壹拓其世業。賴孺人善
治內。用是無還顧憂。而未舉子。是時孺人年尚可
待。而慨然請季公遄歸。爲置側室。季公弗許。至繼
以泣。得請。爲納一姬。不已。又以一姬進。及嚴氏連

抱二男孺人驩然撫視不啻屬毛離裏然人靡不以爲賢初未有子時力贊季公歸挈資斧累萬授諸姪爲政迨既有子悉取家政畀嚴氏第佐季公俾偕其兄伯叔徜徉園石以叶墳篋之好孺人亦第偕其妯娌朝夕晤對以講家人之樂人不獨美其賢且羨之曰達性好施予每每佐季公善分其饒大者如肇禋祀以妥先列厦屋以居貧梁黃川治鎮東孔道以通行人設糜飲授棺槨以濟不給費至不貲無厭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

篤摯無異所施於嚴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母之慈

費至不貲。無厭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

篤摯。無異所施於嚴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母之慈。非獨施於一家而已。晚好佛氏家言。茹澹焚香。禮西方化人甚虔。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偶末疾。遂戒後事。談笑而逝。嗟乎。從閭浮而得安養。去來條然。是火中之蓮。未易有也。生嘉靖乙巳十一月初三日。卒萬曆癸丑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二。胤寅。胤宿。女二。皆嚴出。聘字皆仕族。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微。固世所不講。以謂閨閣者流。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乃孺人之爲人尊。

者愛輩者附卑者慕無一不宜而終始如一可以
爲難矣。余懼世之視孺人猥以尋常忽之忽其行
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觀故特著其傳令國
史者采焉。

陳木山公小傳

公姓陳氏諱應奎字元瑞寓意漆園所指山木材
不材之間別號木山閩之連江人少奇氣自負補
邑增廣生文尚獨創顧試屢不偶已而罷去少善
司空城旦家言乃隱身郡椽兩爲福漳功曹文亡

害澹于財物不以自點所主行事輒麗情法性善

司空城旦家言。乃隱身郡椽。兩爲福。漳功曹文亡。害澹于財物。不以自黜。所主行事。輒麗情法。性善酒。喜直言。公家事。恥依阿。兩端以故。兩郡人稱其廉平。兩郡守以公儒術。飾吏事。又酒人無它腸。率聽納焉。漳獄繫六人待誅。獄案爲日本賊。其實漁人也。先是被倭擄至銅山。會倭遁。六人復爲水兵所掠。髡其首而詭言擒獲。海道某信之。大賞水兵功。而錄六人罪。無能自明者。公得其狀。言于司理某。反獄案。海道者聞而怒。公不爲撼。曰。柰何忍殺人媚人乎。言于司理。益力。六人卒得釋。自是海濱

無不人人頌公義矣。久之歎曰：吾酒後氣吐哈作雲壘狀，觸人安能握三寸。日屏息貴人前也。卒解去。生平好振人急，或貸以多金，負卽弗問。惡言人過，有聞必掩耳。謝以醉，若弗聞也。者課二子，穀若第，皆有聲鄉校中。公曰：穀也狷，第也狂。狷者可畢業，文場狂者令如投筆故事，乘一障以自見可乎。第因是棄章縫，從戚俞二大將軍邊塞，尋膺譚大司馬薦。以公欽依提調古北關，功名日有聞。公躍馬往視而喜，日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當關。

稍紓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

躍馬往視而喜。日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當關。稍紓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卒。年七十一。公在關塞。惟以勲名爲瑱。規俸入多寡。絕口不問。易簣之辰。丁寧訓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晝卜妻子。夜卜夢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嗚呼。卽此而推公所敦尚。大較可知。已論曰：公儒也。而托吏隱行其善。文也。而用武略大其家。恂恂然長者也。而逃情醉鄉。寄其興。陶陶然酒德也。而刻意實踐終其身。若乃臨終數言。識力堅定。彷彿臨深履薄語。直目公爲古先民之遺也可。

矣。

楊孺人小傳

楊孺人者。閩連江陳木山公之元配。而訓導毅遊擊將軍第之母也。木山公自有傳。孺人少產邑之塘下。隩幽間。婉順甚。得母氏心。初歸陳。會其家貧。上有舅姑。下有四弱弟。一切事倚以辦。孺人盡解嫁時裝。備諸孝養。撫鞠費。而身自居約。無幾微見言面。人皆以爲賢。見人疾阨。若道有餓殍。輒愀然出力以助。寧身自不足於衣食。無少靳。人尤嘖嘖難之。迨子貴。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

出力以助。寧身自不足於衣食。無少靳人。尤嘖嘖難之。迨子貴。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四方。顧累足里門。不能踰跬步者。有之。往從而父於漳。行千里而遙。今且十倍漳所。觀記山川民物。風土種種具矣。言之輒爲加七著。居三年。乃歸。歸則之塘下。噢省父母丘墓。置酒大會。諸姊妹伯叔兄弟。諸婦暨外嫻子女。有詢北方事者。孺人言之。亶亶不倦。是時所有甘毳之奉。較昔豐矣。終不自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于內外姻婭間。嘗謂二子曰。人有德於我。卽毋忘之。我有德於人。不可不

忘之也。居恒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名。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也。臨財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已始。二子數困。諸生間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者。游擊日顯。一再迎孺人。輒謝不往。曰。吾幸健。嚙決曷念爲。若如驃騎忘家殉國者。乃所以報也。其義槩如此。然則孺人聲與少君孟母齊。豈徒有子之驗耶。余乃表而出之。續女誡之遺焉。

汪君民望傳

汪君諱良。字民望。別號斗南。世居休之水南里。新

汪君民望傳

汪君諱良字民望別號斗南世居休之水南里新安汪氏之先有越國者以功封侯凡新安之汪皆本之枝派散別移徙亡常惟民望世奉王祀環古廟而居蓋大宗云先世有曰毅曰永隆曰道斌者皆以賢名一時道斌配吳氏而生君天性孝謹沉毅有謀兒時知定省二親不教而能親有命跽而聽受無違者比從塾師指授章句能涉獵記誦間及孝經輒俛而思問塾師曰孝道以何爲先師遂謝謂是兒非凡子也是時道斌公業兩淮鹽筴家

政總於吳孺人。故民望幼時受母訓居多。有豪少年者。往來里中。橫甚。君挫之不服。一日伺於山側。痛毆懲之。諸少年自是攝伏。母敢恣睢者。母聞跽君於庭而讓之。曰。諸少年苦鄉里。若復苦諸少年。其非分等耳。民望聽命唯唯。誦習益力。是時君思以其稅一當有司。屬父命賈於儀揚。欲微觀其能。君曰。翁春秋高矣。奈何令獨勞而已。乃居佚也。卽應聲往。修祖父之業。君卽初服。賈而心通。所推擇多得人。於是同事者樂與君遊。而親就之。故汪氏

賈行淮揚間。占所進貲。什百他賈人矣。君一日慨

多得人於是同事者樂與君遊而親就之故汪氏
賈行淮揚間占所進貲什百他賈人矣君一日慨
然歎曰古有三致千金分散貧交疏昆弟者獨何
人耶乃推所有與宗族鄉黨共之寒者衣饑者食
鄉鄰有鬪者得君而解或有所營辦屬公舉者不
難捐貲爲之倡一時誦義者嘖嘖里閭中君不以
自多曰吾母之教也晚節獨奉父母以居父歿哀
痛踰禮三年未嘗一見齒事慈闈益謹卽身老矣
家政必諮焉而行不敢專無何嬰疾真州母念之
不置亟趣視之公泣曰吾何以鬻財故而令親跋

涉若此。遂輿疾奉母歸。逾年疾稍起。母云。諸孫已勝事。爾宜再往儀揚。授之主計。遂又應聲往。處分畢。趣回。逾年終於正寢。丈夫子三。伯若仲。侗儻多心計。命修業而息之。母忘其始。季若諸孫。命治博士家言。曰。異日者有所就。庶以慰吾初志云。公歿於萬曆甲寅。月。日。距生嘉靖己未十一月廿九日。得年五十有六。子朴。娶城東劉君女。機。娶居安。黃君女。太學生樹。娶城南邵君女。女一。適太學葉君正茂。孫六人。應文。應魁。應宣。應登。應星。應。

孫女三人。婚聘皆名族。

葉君正茂孫六人應文應魁應宣應登應星應
孫女三人婚聘皆名族

論曰傳有之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此民所衣食之原何可忽也賈雖薄
業然智不能權勇不能斷彊不能守仁不能取予
持此而欲富者未之前聞故國初富戶與力田
孝弟同見徵召以列於顯榮非苟然而已民望起
積著而以孝特聞藉令生高皇帝時遇合可勝
道哉而僅以巖壑終余因著之篇明賢人者在所
有之而悲民望之不遇也

鄭安人傳

安人爲周長公婦。而余同年繕部君文伯母。以治家積勞善病。四三歲輒一作作輒幾殆。始繕部觀政。祝鳩署中。聞安人病作。請急倍道歸。而安人病良已。及補官鳴鳩署中。又聞安人病作。急請差便歸。而安人病又已。繕部喜。謂可日奉板輿。驩也。踰月而安人竟用痰疾逝。繕部旣視含歛。襄大事。圖所爲。不泯安人者。則乞名筆狀之。志之。銘之矣。屬余爲傳。何敢辭。按志。鄭氏世居錫山。西鄙。父珂。母姚。生安人。少婉婉。內則嫻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

姚生安人。少婉婉。內則嫻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

余爲傳何敢辭。按志鄭氏世居錫山山西鄙。父珂母

姚生安人。少婉婉。內則嫻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
女多貴徵。諸里閨問名。悉卻不內。而目長公足當
女。納之。采歸焉。安人年二十矣。時有舅姑。有王舅
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
當戶。而安人中饋爾。長公家故不饒。以親逆安人
費殆盡。安人歸。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溺也。
而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
公治生。日闌以外。子爲政。闌以內。我爲政。安人居
常晨起。治餽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

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
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
朝當是時無娣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貲
給其用諸凡汲舂米鹽釜甑盆盎之役靡不躬操
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冬龜其手夏
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拮据勞苦晚年所繇善病
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王舅
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
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

公以我初歸堂上纍纍白髮下黃口嗷嗷肩此重

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公。以我初歸。堂上纍纍白髮。下黃口嗷嗷。肩此重負。不啻一縷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事也。長公時年三十。未舉子。曾王姑臨歿。呼安人語。婦孝事我。亡能報。茲將從九地。告宗祏。謁高禰。爲婦祈一玄卯昌。而後如期。繕部生。命曰繼昌。安人愛之甚。顧不以慈廢嚴。八歲欲遣從外傳。以居近闔闐。恐雜市中兒習也。則延師舍中。授書。繕部每篝燈夜讀。安人寢不帖席。數起勞兒。良苦。冬則燎桑柴。爲繕部溫背。甲戌。郡太守設講堂。課諸譽髦。繕部

以童子見收。月一赴院試。輒高等。安人喜不自禁。及繕部弱冠。不利有司試者三。意殊邑邑。安人寬之曰。聞而遠祖國初時。收邑篆以獻。予之官。不願願活城以內百姓功德不眇小矣。而王父却金暮夜。而父嘗予饑者粟。死者裨。不以貧故廢也。吾聞之。世不廢德業。乃克昌。周其興乎。孺子其卒勉之。壬午。繕部補博士弟子。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己丑。成進士。安人聞之喜曰。兒庶幾亡負。而母所爲燎火溫背者。安人性樸素。布衣蔬食。終其身。曰。將

令後世師吾儉。繕部旣貴。安人奉身如故。時時語

燎火溫背者。安人性樸素。布衣蔬食。終其身。曰將
令後世師吾儉。繕部旣貴。安人奉身如故。時時語
婦勿過費。過乃招損。繕部嘗從燕市。市一潞紬。奉
安人藏笥中。比歿。乃出爲歛服。斯蓋以儉德終始
矣。太史氏曰。古所稱令母。率以訓子成名。繕部起
田舍而掇危科。四方學士爭膾炙其文。屬者事

明天子於交戟間。廉能聲蔚起。名成矣。則聖善之
以也。葛覃卷耳。所歌唯勤。若儉。安人以子然一女
子。獨肩家棟。支數百食指。而又歷更三世。諸喪勤
德茂矣。居約布衣。蔬食旣貴。而御一紬。何汰乃竟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目錄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冲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
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
神道碑

卦

輿

輿與浩尚書中卷爾公聖明瑞人李九輿與

資蘇大夫浩察刻古浩晴受其蘇共將式卦輿

輿與

熱月歡園齋集卷之十一 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冲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

碑

公諱養謙字益卿別號冲菴先世居揚之高郵後
徙通州家焉曾大父曰竹居翁能大父曰定軒翁
山父曰蘊菴翁瑤兩世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以公貴也娶於單寔生公封太淑人公生有奇質

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
四歲而成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
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
可尋見忤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擒邵武劇盜出
巡按御史於亂中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寇賴一清
曾鳳作亂公設伏擒之籍其衆爲兵嶺海悉平晉
按察司副使會閩撫以苛禮望公疏論調雲南僉
事順寧土官猛寅與大侯州相牙角輒侵其地公
具禍福檄諭之而寅惴惴歸命矣尋晉浙江右叅

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霸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

具禍福檄諭之。而寅惴惴歸命矣。尋晉浙江右叅
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霸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
營卒亂。齟齬撫臣人情洶洶。督撫張公佳胤言于
銓。改公杭嚴道。公與張公謀發諸卒哨於海。而密
以亂首名屬徐遊擊景星縛之。軍數其罪而斬之。
餘赦弗誅。羣卒咸股弁唯唯曰。吾曹乃得安食寢
也。張公深嘆服。公昌言於朝。臺瑣推轂邊才。率
以公爲稱首。遂徙公備兵薊鎮。尋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甫至。則東虜炒花把兔兒犯蒲
瀋汎河諸堡。公知寧遠伯李成梁負勇略。部多強

兵委心寄之。斬首虜百餘級。明年寇前屯開原。不利。則糾北虜十餘萬。闌入遼陽廣寧間。勢張甚。公與寧遠計。分兵爲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夾擊之。虜大敗。馘其魁。斬首千餘級。上以爲奇功。特晉右副都御史。公策遼邊長虜衆兵寡而餉薄。因請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增設復州參將一。蓋州備禦一。由是邊備聯絡。士飽馬騰。皆踊躍願一當虜。於是鎮夷堡十方寺所斬鹵夥甚。又敗虜鎮寧堡。馘其驍騎三十餘人。會首四人。無何虜十萬騎攻牽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

甚又敗虜鎮寧堡。馘其驍騎三十餘人。會首四人。無何虜十萬騎攻牽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者擐甲登陴。日椎牛享士。士益奮。虜聞不敢逼。徐自引去。因遣銳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當是時。遼無歲不被虜。先後數十戰。斬獲不可勝計。白金文綺之賜出尚方不絕。而最後那林猛骨二會與夷嬭媾。欲連西虜。誑內地。公思大創之。乃縱所禽那林孛羅輩示之。撫而計。糜夷婦子母爲間。比關那卜諸會始嘍喑不敢發。公引兵出開原。壓壘而陣。二會擁三堅城。矢石交下。我兵以飛礮擊其外郭。

壞多洞胸歿者乘勝連拔其二城斬首五百餘級
鹵牛畜器械無筭虜窮請降乃釋之故事首虜功
數百錄一子錦衣公力辭曰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當路悉
公雅意僅陞俸一級錫銀幣予三代誥從公志
也虜嘗擁衆叩關挾求市賞如宣大公力拒之而
嚴兵以備虜乃退大氏遼苦歲婁潦士無見糧又
虜出沒無能得其要領者公悉發庾積及公帑以
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谷變陽寬奠間力
墾辟爲諸堡先而降夷哈亥猛骨等皆餌之爲耳

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谷。黠陽。寬奠。間力
墾辟。爲諸堡先。而降夷哈亥。猛骨等。皆餌之爲耳。
目其鼓舞士心。所向克捷。以此歲己丑。以久次遷
南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不許。
旣行。而太淑人卒。時東西多兵事。朝議奪情起公。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公力
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島夷陷朝鮮。遣
使乞封貢。本兵欲許之。廷臣爭之力。章滿公車矣。
乃復命公總督兼經略。公疏言。國家之患在虜
不在倭。自古未有倭能越朝鮮而犯我者。第中國

禦夷常以順逆爲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
出援歸其侵疆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
卽不許貢而姑縻以封庶幾兵可罷紛可解假虛
名而紓實禍便計也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
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
十萬疲中國力而代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
策也臣竊意關會王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
何暇謀朝鮮卽能附衆立國必德一天朝不復有
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言條

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曙疏上與朝

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言。條
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曙。疏上。與朝
議不合。遂求去。薦孫公鑛自代。尋擢右都御史。兼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公以疾辭。疏五上。乃許。踰
年。以原官起。公協理京營戎政。公堅臥不應。日御
筍輿。與故舊遊山水。名勝劇飲爲樂。生平宦業絕
口。不復言。所引拔文武將吏。輒謝不見。越數年。以
微疾卒。公爲人豪爽。濶達。膽氣過人。臨事智略。輻
輳。若左右畫圓方。悉中肯綮。嘗之凌河。猝與虜遇。
將佐欲召三千卒爲援。公曰。以三千人當虜十萬。

是以肉投餒虎也。乃啟四門登城張蓋危坐旁觀者人人惴恐。公談笑自如虜怪之。過而不敢窺也。性孝友篤至。以蘊菴公太淑人沒不及視含斂茹痛終其身。同產姊妹資送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均之兄弟。不自名一錢。踈屬及知交恃以衣食者若若。而人或聞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計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無不厭所欲。卽負公亦置不校。其慷慨好義蓋天性也。居官廉所至。醜遺輒峻卻之。家人生產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

而奇編奧帙。寔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贍有奇。

遺輒峻邈之。家人生產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

而奇編奧帙。寔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贍有奇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女。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移其家。近太淑人而厚恤之。太淑人爲之色喜。公游宦四方。淑人獨畱奉姑。歲時烝嘗必飭身服粗茹澹。而積所餘。斥買廢產。家故業日拓。凡公之奉賓客。周貧交。樂施不倦者。以淑人爲之助也。公生嘉靖丁酉三月八日。卒萬曆甲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八。淑人生嘉靖丙申正月二十日。

卒萬曆戊戌十二月三十日年六十有二子二長
懋賢某縣知縣娶周衛經歷鴟女次懋炎任子娶
陳大叅大壯女女四壻錢士俊邑諸生陳體乾陳
運江國賓皆國子生孫八國寶恩生懋賢出聘馬
國器諸生娶錢國璽國是國紀國獻懋炎出餘尚
幼孫女三三公以乙巳十月六日葬於狼山之新阡
天子出水衡錢庀葬事諭祭者三巨公志而掩諸
幽哀榮備矣至是兩子謂余知公稔復俾文其麗
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封與樹維明顧公司馬之墓公當隆

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封與樹。維明顧公。司馬之墓。公當隆
萬兩朝之間。謀行計施。勲伐無前。浙卒跳梁。公計
殲之。奮節金革。實兆斯時。載徃於遼。獯虜狎至。料
敵出奇。笈不如意。島夷獯狂。齧我屬國。帝曰往
哉。女其經略。公曰小夷震於其隣。一封縻之。戰守
奚勤。譬之天道。一張一弛。雨露風霆。靡以有已。誰
私黨讐。倏騁異議。公心不怡。秉義以退。帝嘉曰
忠。衆忌其材。寵命再臨。公駕不回。尚冀永年。以毘
天子。方奮方騫。厥隕誰使。歸窆於幽。與偕者妃文。

條武暢載於豐碑。後有攷者視此銘詩。

忠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

奚謹 神道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厝施者。不足道也。姑蘇申公相。今上在揆地六年。而爲元輔。爲元輔者九年。罷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雖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十有

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

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十有

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與凶會使者以聞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太師特進一品廕子尚寶丞謚曰文定所爲飾終者甚備公子用懋等以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吳山之原蓋有狀有銘載公之行事闕諸幽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委余念爲公門下士誼不敢不承按申氏自元至正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官保官保生恭恭生源源

生。鎡。鎡。生。博。爲。公。高。祖。博。生。周。爲。公。曾。祖。以。公。貴。
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大。父。也。少。育。
於。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
公。官。乾。生。古。愚。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公。曾。
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覽。輒。
能。誦。爲。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肥。縣。及。督。學。使。
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上。
見。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修。
撰。每。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

因。緣。爲。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

撰。每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

因緣爲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
事無不覈。問無不對者。以此。癸亥。以東城公憂歸。
丁卯。公除明年分校禮闈。巳巳。掌文官誥勅。庚午
同丁。公士美。典試順天。簡拔得入。辛未。復分校禮
經。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公不自言功。而一
歸主者。甫徹棘。進左宮。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
同丁。公校武舉士。亡何。晉宮諭。充世廟實錄副
總裁。會詹院坊局主篆皆缺。當事者悉屬公。日穆
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填委亦以屬公。癸酉。

上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
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又進止都雅。上每日屬
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
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
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賓客。已。改吏右
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公與
婁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
之地。時時餽橐餽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
士。參與機務。公旃厦之地。啓沃功多。上特峻擢

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

士。參與機務。公旃厦之地。啓沃功多。上特峻擢。

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許。上坐文華殿。俸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公滿三品。考晉禮書。予廕。胄監。庚辰。主會試。錄文簡切。溫厚。後生多傳去。爲式。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

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糧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

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

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

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奸民不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姦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蕢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

起謫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羶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爲射的邪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爲盛世事遑卹其它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第爲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寘之要秩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

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

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
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
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旣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
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上加公少師。進中極
殿。廕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爲尚寶丞。
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文
敏下世。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論
稱其得人。夏五月。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
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上嘉納。

爲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慄然自新意寔是公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畧如三營法鍊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譴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姦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

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

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

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驛故費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疏辨。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乃傳旨親閱壽宮。裁羣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其勞。屬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卽未甚壯。方

示宣。孝兩廟寔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縉儀。或不任勞。若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璟。相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稍擬薄罰。繇此衆議紛起。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

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

起風雨失調。

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

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訐奏。曾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

也。上深然之。公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救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嘯聚攘攷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飢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事曰。冊立久稽。異議滋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

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

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

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
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戰仁宗爲皇
太子。卽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宣宗皇
太子。卽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
體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皇長子正位東
宮。皇三子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
不報。公念皇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帝經營艸
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
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

講經史。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上以二祖爲法。隨檢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精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太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鯨。并侵三輔臣。上怒。置之理。公

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旣以失職仰負

公等庇之。疏劾鯨。并侵三輔臣。上怒。置之理。公

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旣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上溫諭。僅從薄罰而已。戊巳連歲凶荒。公深以爲憂。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噪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廩積米有無。滯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

寅元旦。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

維于仁。疏怒其語。贛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為解釋。

天顏頓和。即以冊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

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公。賀。

目。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

福也。時以劾璫鯨者眾。命公戒諭之。公跪鯨于前。

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

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

天下知。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費而出。

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

天下知。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蕢而出于淵衷。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冊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一事。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違悖。冊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二也。道路訛傳。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旦親奉玉音。謂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爲皇貴妃。姑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

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

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自

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羣疑。幸甚。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焚焚。有罷欵決戰之議。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

方張致。歿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
梁雲龍。萬世德。經畧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
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跡。而
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是時言邊事
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以
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
憑覆按。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忌
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纒纒餘萬言。
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具如公指。衆譁

乃稍定。

累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秩太

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具如公指。衆譁

乃稍定。

累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秩太

師。給誥并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先是經畧捷報。西師解嚴。火酋遠遁。衆番奉約束。悉如公筭。上欲暴公功。以勘叙有待。故因訓錄之進。先借以勞公。公謂軍功業不敢與。而校對又屬微勞。凡三辭不允。乃力辭晉秩。而僅拜銀幣祿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支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廕子尚寶丞。別以銀幣寶鈔珍饌法酒。

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秩。詞極苦切。上聽辭。俸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拜受。而南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瑄復連疏攻公。上處分言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諄切。然公歸志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

語過激。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

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語過激。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請與同罷謝言者。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羜及銀幣，遣廷評黃琮存公于家。曰：「冊立朕志先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皇

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上特褒公齒德勛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人。子男三人。悲虬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人。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尹孫十三人。承鼎聯壁。傳芳騰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揆。紹芳。續慶緒。隆繹訓。紀常繩武。嘉出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笥艸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

閒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

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笥艸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

閒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沓至。片言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蜂起。交結構扇。千岐萬轍。以求必勝。旁睨者爲之不平。公處之恬如也。總之公之爲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

然世亡能名公者。公去而時事日新。回憶公當政。政權固在握也。鑛稅之使未遣也。風俗未盡薄惡。紀綱未甚陵夷也。庶寮與巖處之人。未至撓當事者。而效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今校昔。如唐虞三代。不可再覩。即不悅公者。亦云。繇此觀之。公之爲人。何如哉。公勲在史官。惠在生民。主上虛已。悚神以聽。而一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賴以上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存問。追論定策之功。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雍容恩禮。

卒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燬。垂

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雍容恩禮。卒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燬。垂于亡窮。史職也。思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鬯。救寧八區。有偉申公。崛起其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形闡。摘詞玉局。厥問琅琅。不以自暴。考古憲今。施于有政。斟酌化源。壹稟清淨。人尚溪刻。我質而平。人必夸毗。我和以貞。鬱如鳳麀。不搏不擊。上奠儲宮。外拊夷狄。水潦游饑。流亡者多。啜之哺之。惟公撫摩。人百其喙。羣然以侵。寧爾小忍。無傷帝心。衆沫漂

山云胡不畏公于急流奉身以退惟帝眷德報
孰如公助順與信靡福弗從墓有豐碑瞻者下拜
太史詩之以示千載不特不與

[The following text is heavi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textured ink blot or smudge, rendering it illegible.]



卷之四十五



帝眷德

...



